

集部

拙齋文集卷十七

宋 林之奇 撰

箴

顯思箴 并序

於皇紹興乙亥歳之四月瑞芝九莖生於太廟仁宗英宗二室之楹閒越二歳丁丑之二月復於是楹産芝四葉倬有光焉瑞應煌煌閒見層出實振古所無有也祕書省正字臣林之奇猥以不才備數册府既

嘗不量末學稍伸儒館獻歌之義以侈乾坤之况施歸美於上矣復不勝惓惓之愛謹誠皇誠恐再拜稽首願進顯思之箴其箴曰

天惟顯思篤佑我宋於赫靈符系隆乾統叡智聰明列聖所共世德作求允惟天縱巍巍巍仁皇纘我慶基子視兆姓風行八維奄甸大寶介福如茨受天多祜於惟顯思重華厥後有烈英祖垂拱仰成歸心率土佚綿本支式遵疊矩於惟顯思受天多祜烝哉大成聖主有作二

后居歆神祇安樂乃睠寢廟瑞芝攸託間歲挺生昭茲
景鑠謂天蓋高胡然有顯二室同楹坤珍屢闡英祖儲
慶仁皇錫羡厥應維何皇躬勉勉惟誠盡性感于神明
誠有不息惟一惟精煜煜斯芝神明所呈帝意忱斯勵
皇以誠惟孝寧親假于有廟孝斯不匱是則是傚煜煜
斯芝宗祧所兆帝意忱斯翼皇以孝曩以孝誠九莖效
奇及茲日新四葉挺姿帝鑒如響式遄其隨帝命不易
皇惟念茲景命萬年殊祥肇開誠無不服孝無不懷新

之又新瑞應沓來皇惟念兹命不易哉

忿慾箴

彼源之慾為委之淫嬋娟一笑能成天寶之窮陰是故君子之有慾必窒于心每窒吾慾何淫之能侵彼秋之忿為冬之怒睚眦一言能致萬里之黷武是故君子之有忿必懲于慮每懲吾忿何怒之足懼蓋慾猶水也始自涓涓不窒其始懷山滔天忿猶火也初於熒熒不懲其初爝丘燎城君子由是察於山下有澤之象而知所

以為懲忿窒慾之學懲之又懲則山不童窒之又窒則澤不涸行之以寬平和易主之以清虛淡泊照之以眇綿之炳立之以堅高之卓際之以龍吟虎嘯妙之以鳶飛魚躍此所以積其閑邪之功而永絶乎後悔進之於知幾之神而獨得乎先覺者也

臭渠箴

人謂我智我謂我愚人謂我寗我謂我踈衆芳之不珮而實腹之腐蛆大欒之不貴而失身於臭渠既溺吾性

幾喪吾軀曾何異嗜鼠之鵶鳶而甘帶之蝍且有客有客以德愛予授予以不壞金剛之杵而貳之以照濁摩尼之珠示予以九九泥洹之路而憩之於綿綿紫府之扆致予於清都帝所出予於聚塊積蘇曰惟此為神仙關鍵之秘要清靜道德之上腴是可以躋聲聞於無漏位列仙而不臞緇之背之幽明異區抗之抑之天淵理殊兢兢戰戰擇此二塗沉溺吾性戕賊吾身者雖非臨淵非履薄非憑河非暴虎能無懼乎

正已箴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薄責則未能無責遠怨則怨未盡弭至子思子之言則不然所謂青於藍而寒於水其言曰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嗚呼至哉言乎吾將以是爲反已之箴省躬之勸其有介然之聲唯然之音來干我者我則以是應之務以脩乎吾之所可願

五觀箴

未克之絶如石壓草壓所不及依然媚好既克之絶如劍斬虎極力一揮爪牙無措我此五觀自其厭離以至忘絶而其機在克厭離而克所入者明克而忘絶所存者誠一不勝其人慾之私而失吾天理之正則吾性之不能有吾命之不能保尚何有於五觀之虛名

孝箴

有身則有孝孝與身俱生由孝立其身身與孝俱成身非孝不立孝非身不行倍孝忘身者孝輕身亦輕

銘

淡成齋銘

大羹元酒宗廟所重淡而未成有體無用備物之饌薦以牢醴成而非淡有用無體惟是齋也立本於淡致用以成涵泳乎六藝之壼奥咀嚼乎百氏之菁英雖無旨酒嘉肴以相煦濡然名教之樂講習之説舉積諸此而果其賢乎吾將斂衽挾策而日與之并

指南軒銘

指南以車巧匠所模不有此巧將焉措諸指南以箴磁石所臨不有此石又何以任潘子此軒則非此之謂也其道甚大其益無方盖將求師於道德之海取友於俊乂之場譬如日輪照處不𠂢小大咸如是而寓目焉雖見有萬殊之見而光無二本之光

陸婿和之存齋銘

有操而存尚虞或失不捨之操永無放逸柯外有柯不遠維則心逸日休其繩則直

快目齋銘

心目一理惟虛則明目不欲礙心奚可盲積雨初歇太虛湛澄晏坐此齋開窓啟櫺千里在望如登扂瀛衆所覩者萬象畢呈那知天游亦從此生願心如目纖塵不萌明白洞達逌立汝誠

默齋銘

萬言而中何如一默其默如淵震雷虩虩超然見獨回愚參魯無鞭無繩牧此水牯

林子沃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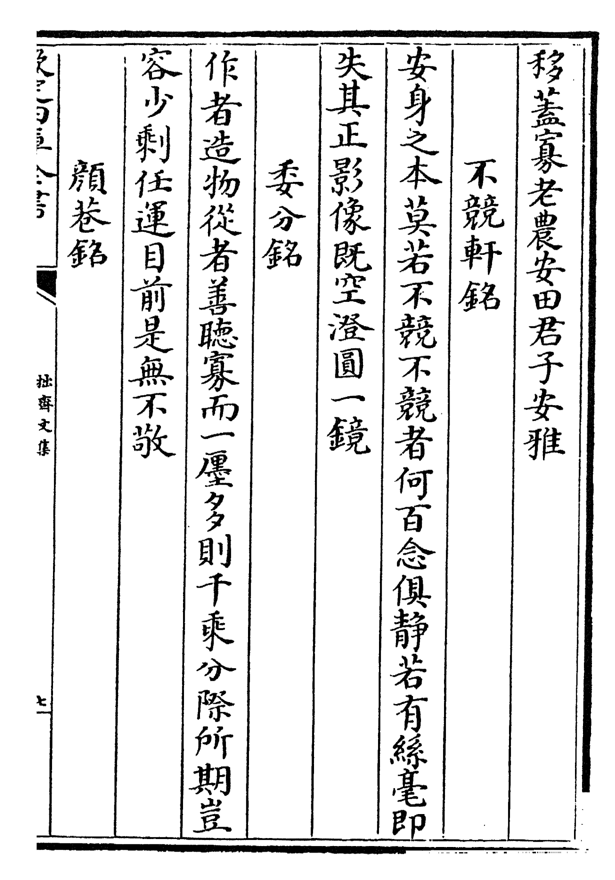
勿助勿忘時雨霢霂倏焉十寒不如勿暴沃以聖言既霑既足歘於良田生我嘉穀

坐右銘

由我者守道在我天之所不能違由天者委分于天我之所不得與

守道銘

智能挈瓶守必不假無守無藏亦無假者無假之守能



移蓋寡老農安田君子安雅

不競軒銘

安身之本莫若不競不競者何百念俱靜若有絲毫即失其正影像既空澄圓一鏡

委分銘

作者造物從者善聽寡而一廛夕則千乘分際所期豈容少剩任運目前是無不敬

顔巷銘

飲于大河滿腹自足此外有之皋非吾欲一簞一瓢本不盈掬加之一毫豈顔之福

友于齋銘

友于兄弟是亦為政非必民社曰守曰令能於天彛順受其正每受皆然是毋不敬於覆載中得其正性於福極中膺其正命由此而行動皆吉慶舍而弗由變為災病飽食終日茲成不令禽犢之歸亶惟厲梗

李修年四銘

畏銘

君子慎獨所畏惟已此心了然常對天地室空無人十目洞視達觀視之如見肝肺

敬銘

直內曰敬致曲斯方古謂誰直乞醯鄰墻古謂誰曲證父攘羊每每致曲焉能為亡

誠銘

好色惡臭誠者如此行義守仁嗟胡不爾反此則正舉

斯加彼尭桀之分審此而已

禮銘

有禮有則毀則斯賊惟此兩途判然白黒古人如此寸無差慝小紀大綱三千三百

贊

二程先生畫贊

進將澤生民而徼可行之位退將覺後世而亡所著之書惟其睟然之容見乎面而盎乎背者莫非道德之實

仁義之餘使學者聞風而興起猶無異摳衣而趨隅蓋
所謂恭而安威而不猛溫而厲能以是而起顏之喟發
曾之唯者世無孔子非斯人而誰歟
道之隱也家自為學歷數千歲而無傳道之明也學出
一家乃兄弟而比肩二程先生之學之道世不知其孰
為後先蓋率其性質之所稟隨其德器之所就而各全
其天溫然如春風和氣可愛而親者既得之於明道凜
然如嚴霜夏日可畏而仰者復得之於伊川又豈止挹

叔度之陂而疵吝情盡望紫芝之宇而名利意捐者哉

尹和靖畫賛

不動心於履齊之富貴而甘乎貧賤不屈節於虓金之威武而裕乎生死昔嘗以魁梧奇偉意其貌而瞻彼遺像乃眇然一山澤之臞儒婆娑之老子蓋其平居暇日居官稱職若無以瘉人者而至于守張程之學行孔孟之道則古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之大丈夫亦惟此三者而已矣不敏末學少而仰止再拜德容顙不敢

訛

徑山大慧禪師真贊

演說多於古趙州而得其俊快析理精於蘇東坡而加以顯豁其得法於負悟也經之入藏禪之歸海其受知於張無盡也由也之果賜也之達徑山育王可招而不可屈衡湘海陽可逐而不可殺當其在時天下老和尚搢紳士大夫說是說非直至今日其論始定然後萬口皈依無異辭昔時十六今二八

承天潛師畫賛

金剛圈裏翻身過栗棘蓬莱滿口吞領得楊岐端的句
㕁孄蒸餅大餺飥

雪峯毬堂禪師真賛

推平常心説真實法運悲智願應化度縁毬堂于今清
風歴然其舒如掌其握如拳其聲如雷其黙如淵人見
其與達磨祖師提隻履而西去久矣我知其為東郭順
子捨人貌而得全其天者也

西禪此庵淨老真賛

眼碧眉厖足趺肩鞾此庵様子元來恁麼當年唱箇無生曲火冷雲深從寡和如今口作掛壁閑獨說宗乘閙浩浩

延福可老真賛

渾沌鑿開無限事逍遥游後更何疑饒伊齊得鵬并鷃不似當年作蝶時

清虛皇甫先生畫賛

以為朝士耶其語戇而愚以為道士耶其服農而儒遠而望之其髭鬚湏鬢然而翳即而觀之其容貌澤然而腴名山大川無所不歷欲往而輙至者其行徐吉凶禍福前知來物有問而隨應者其心虛之人也髙聨紫府之籍深入黄庭之境固必待僊去而後見則吾不可得而知也惟觀其應世之粗迹既有以動物悟人者其漢蓟子訓唐張果老之類歟

觀音畫賛

稽首補陀聞思修千手千眼普供應世人兩手及兩眼眼見手捉各隨心多一手眼無用處即與駢拇枝指等菩薩照用一時行應以千心為主宰相彼方寸湛然地不容二念郍復千我謂菩薩如水月一水一月同照曜方員大小雖不同舉手見月等無二我今續此妙色相以為正念皈依處於一身心起多想而作千手千眼見普願大員鏡智中如我此念無間斷所求皆應如谷聲請無不從亦如是

泗州畫賛

稽首泗州普照王曩以寳塔接群品塔今敗壊成徹壓隨意分身無不在我觀世間有為法無常遷變同一空假饒建塔如恒沙未有不歸幻滅者豈惟淮塔有興廢阿育王造亦非堅菩薩應感常現世不隨寳塔俱存亡耕雨獲晴長淮風普為衆生作饒益我今績此應感象常以正念為皈依於此貟光一尋中而興七級浮屠想正念皈依無間斷普願菩薩常感通洪鐘小大隨叩鳴

所求所請皆如意

拙齋文集卷十七

拙齋文集卷十八

宋 林之奇 撰

行狀

祕書省正字胡宣教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其先云云先生幼不好弄而天資粹美夙成凝然莊重見者改容當舍法盛行之際入太學應科舉而獨不喜為王氏三經字說之習汲汲然求所以學者如是者有年然後得涪州譙處士定於

京師逆旅中而問學焉譙授以易學開而未達初未嘗為其諄諄言也而先生淵然深造每自得之譙喜甚為之盡發所藴俾洞明格物致知之要既歸日從季父文定公游文定公又益以堯舜孔孟道學授受之詳為之講貫演繹曲盡精微究極博大由是能以篤信力行居之無悔且其師友淵源所漸又皆當世之德人鉅公而能博觀遐取以資所學故其聞見益廣而行實益尊文定公每謂其族黨爾輩皆弗如也盖文定公以道任天

下之重而先生與從弟侍郎公各得其家學之正傳學者宗之先生學成於家名顯於朝雖其深自戢襲于衡泌之下粥粥若無能者而海内善類固已浩然歸重矣然竟以所學不能俯合時好是以老而不達帝布蓬𦊱若將終身焉會朝廷博延儒先崇信古學俊乂彚征從臣曾公開等十人以遺逸薦之於朝有旨起先生於家庭先生以母老固辭徵命廼賜進士第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將俾邦人之勵業樂羣者咸有所矜式焉先生猶

力辭而學者交贄其門義不可卻也始強為之起蒞教于鄉校者七年誠達心化士風為是翕然丕變而其人問學之審行義之篤于今遂為全閩多士之奧區矣先生既秩滿歸籍溪築室藝圃棲遲丘壑奉祠禄而家食者亦又累年蓋嘗一為福建路安撫使司凖備差遣居無何以與大官爭辨征推是非不肯詭隨阿容卒亦請祠而去遂絕無仕進念矣雖先生漠然不復意於斯世然世之論人物講治體者莫不以先生未即大用為朝

廷惜之輔臣有以為言者由是以大理司直召游除祕書省正字其擢用眷注蓋未艾也而先生辭避再三不肎就已乃幡然而起既至闕下則又求去堅甚諸公極力挽留之不可回有旨改秩授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歸未期年以疾卒于家之正寢享年若干有論語集解二十卷傳之學者遺文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之卒實紹興三十二年某月日也而以隆興某年月日葬于鄉里某山之原從遺命也先生兩娶劉氏後娶嚴氏

二人並早世有男孫一人日應進士業女一人適進士詹其先生之學本之以譙處士之清居之以文定公之任而濟之以和理一之以誠實守節樂道不名一行而粹然皆出於正博取百家諸子之長不主一説而必體之於身驗之于心辭約而理備行高而操堅與學者處雖危坐植立端黙無言而即之者莫不服深遠去疵吝油油然日與之偕而且不知其益也其里居貧甚饘粥或旬月不繼人不堪其憂而杜門著書躬耕養志曽不以一

介取求於人至使家人忘其貧而閭州鄉黨稱其仁其
性怡怡融融無一日不樂方且汲名宗族子弟之髫亂未
冠者草衣芒屩布褐不韯環列其前而教以句讀訓詁
窮年矻矻惟日不足見者莫不笑其徒勞而先生樂此
不勌雖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不是過也先生之在館
閣也屬敵警日逼聲為南牧之言邉鄙為之震先生亟
書于朝羸數千言剴切體要悉根本於經術而莫不犂
然曲當於世務且力勸皇帝係隆民望增重國體亟用

張魏公浚於内用劉太尉錡於外以銷侮拂固封圉上嘉納其言二公由此召用是時輿論專以折衝之任屬於張劉二公故建言者往往亦能及是而先生首獨誦言於庭無所回婉衆論藉以為重然後獲伸㝠考其一時蓍龜獨智之明旱潦備具之畜莫有為先生斯言比者然後知先生晚年之黽勉一出志在報國其通知時務之要為不苟然也先生既葬而誌銘未鐫将欲狀先生之行以求文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諸門人之在建寧

以鄉黨之義相先莫肯任此責者而近捨遠取遂以屬諸某某雖愚陋不可得而辭也竊嘗謂論語記載先聖人言動蓋群弟子相與廣記講言之然後集而成書非成於一人手也明道先生之歿伊川先生既狀其行矣門人之達者各自有所記人人言殊然後墓表立今某之所載姑及夫先生平昔學問出處之大概衆所共知者而已至於先生之潛德隱行善言嘉話一皆可以爲範世翼教者則有孔程之門故實在焉豈某末學管穴之

見能以究知而盡識其純全而盡知其善美也歟謹狀

李和伯行狀

公諱楠和伯其字也其先居光州固始唐末從王氏入閩遂為福州候官人公幼遲重寡言笑已如成人稍長自力學問兩舉於禮部不中第初無慰色曰吾知治吾事爾得失何預焉益自刻學未幾與其弟三人俱擢鄉薦而公為舉首有司閱其文無翰墨畦逕詫曰非今世舉子文也已而復黜乃謝絕世事杜門讀書鄉人子弟

委東脩於其門者數百人以苦學得重腿之疾遂不起時紹興十有七年九月十有八日也享年三十有七公天資近道復能從當世先生長者問為學本末故其學專以古人為法嘗曰不用私稱輕重自定不用私斛多寡自足不用私心是非自明又謂夢者心之鑑人之善或以矜持矯飾為之至夢寐間則毫髮不可掩君子以夢為鑑自知心之誠僞蓋所守之約如是故其讀書務求有益於吾心者而不為空言而每謂吾於甫田得為學

之道焉吾於衡門得處世之方焉陳平燕居深念陸賈在前而不見吾欲以是瘠吾思嚴顔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吾欲以是懲吾忿此足見其律身之嚴至於待人則以謂道有並行而不相悖者人之善則譽之已不可以自譽人之過則怨之已不可以自怨人之貧則矜之已不可以自矜凡議論之補於教者大率類此其於書無所不觀而尤邃於春秋自三傳及諸家之説皆旁搜博取以會其旨趣衆説之所未安者然後斷以已意謂春

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也苟惟取
必於例與杜後惠文何異故著書未竟而其説之一二學
者已傳之與人交柔聲下氣出於至誠遇不可即毅然
正色雖賁育莫奪或與之談世事口吃不能多言至剖
析義理娓娓不休若駕輕帆乘順風若決流水於千仞
之山而赴東海也疾革語人曰壽夭在天無足言者獨
念累吾父母耳遂了然順逝娶陳氏有子一人曰漁女
四人長適林如璋餘未行其以外弟從公游自丱角至

于壯齒如一日也每與公語未嘗不自失其賴切嗟之益為多往年陸教授死繼而公歿里人相與痛吾州之再失賢士也某於二人實兼師友之重故哭之過期而哀葬有日舅氏語某曰知吾子深者莫甥若汝宜狀其行以請銘於立言君子某承命流涕念公之所學於古者雖百未一試而其善言行誠足以貽世範謹掇其大概而實書之雖親不嫌也矣謹狀

故左奉議郎臨安府府學教授周仁仲行狀

公諱榖仁仲字也其先光之固始人從王氏避地遂居福之閩縣曽祖瑄祖汝礪父之邵世業儒連蹇不偶公少而警敏夙成篤學能文有聲稱場屋之間益刻苦不懈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南安軍上猶縣簿攺撫州録事叅軍未赴罹家艱服闋任汀州録事叅軍既乃為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攺秩差充臨安府府學教授將赴乾道四年六月十五日以疾卒於正寢公天資温厚自童齓識度過人篤志勵行儼若成人有識者

知其為遠器也弱冠丁父憂執喪遵禮哀毀骨立幾不勝喪廬于墓坫端居不接人事者三年鄉閭未嘗見其面蓋自其始為成人介然自立拔出乎流俗固已如此既仕還丁母憂廬居率禮毀瘠如初閭俗取法焉公之生平篤誠不茍其行義之懿仁愛之實早為鄉閭之所知所信者尤在於此至於莅官決獄而恕互市臨財而廉交僚友而人樂飲其和掌賑濟而衆翕服其公者皆其立本所積充學所移之餘緒也壽考寵禄固未易

量方且築室百堵藝松種菊輪焉奐焉以樂餘年以綏
後禄而一疾俄死矣享年六十有四積階左奉議郎子
男二人世脩世昌皆業進士力學世其家女五人長適
右文林郎循州州學教授邢炳然未廟見而卒次適國
子生劉有庚次適右脩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卒紹先塋
居其二未嫁孫男四人任孫覃孫貳公喜公女孫一人
醜娘皆幼之奇不敏辱嘗與公為僚友考公之行實其
可傳可繼之跡大略如此宜得品藻之文形容之聲以

詒不泯敢序著其目以待考信者稽焉八月甲辰謹狀

故劉郎中伯任墓誌銘

福州螺江之西南有劉君伯任録參者仁厚好德君子人也何庸知其然耶以其議論守正無所阿自信無所疑知之公世居螺江之西南地名黄江曽祖造累贈太中大夫祖儼承議郎知南恩州贈朝議大夫父縉贈承事郎公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始其為汀州録參也適部民有群訟于有司者有司以其朋聚挺亂將悉致

之死公抱牘爭議于庭甚力既卒不勝則投劾棄官賦詩見志而歸築室藝圃為終焉之計陶然自適不以幾微見於言面天子聞其聲名召對稱旨改承事郎且將有擢用意未幾除大理寺丞復權戶部郎官改權度支郎官立朝數月聲稱籍甚凡所陳請當讞獄則每從恕議理則必從與立為定論始末一意如印圈契鑰咸可驗信識者以為明取與知大體雖浸列通顯號一時達官而士夫間猶皆以劉録稱之蓋其立朝持論不改前日

之特操初不計夫官資之崇庳也故其在版曹諸所更張曲盡利害之實雖久於金穀者莫之能易陰功隱德横被幽遐二廣江浙之民于今頼之得疾請外補除提舉浙東常平茶事就醫于臨安府富陽縣而卒歴官左奉議郎享年五十五娶葉氏封孺人子男二人長有開次有聞女二人長適進士趙撝次適進士王貽恭公之將葬也有開等以左宣教郎知富陽縣事陸楠之狀来請銘之竒於公亦為同年進士生辭避既不獲於是序

次公平生論列之大節且系之銘銘曰

古之好德者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韙斯人之勇進識古風之斯在閟隱德之在天信後昆之必大賚之銘詩式顯幽昧

進士林君夏卿墓誌銘

讀書之有登第如耕之有穫蠶之有絲自然之理必至之報可信不疑也余里居以講學爲業鄉之士子誤相從遊者蓋數百人每瞷之孰矣其有知學嚮學自力不

懈以是游場屋間率一兩舉其於預計偕取科名若寄而取之曽無甚難者然亦有數竒命屯不利於場屋之試不耦於主司之取茅茨困阨以終其身此則出於一時之不幸而非擇術處身之過也子亦瞷之熟矣大抵若是者雖其一時不幸而不遇抑天之報施於人必將有所乗除損益於其間徐徐而待之固莫之遺也不在其身矣將不在其子孫乎余聚學于里者十餘年其間年齒最長從予游最久久而益不懈者吾宗夏卿其人

也百戰行間每戰輙北而未嘗有一毫悔退意嘗曰此吾進修肄業者未至也歲輙負笈而至汲汲於燈窓與後生未冠者伍曽不以成人強艾自居怡然自適若將終身焉余每心服而敬畏之每謂之曰使有天道公之有後福必矣士之與余居而喜譏評之者至以其連蹇不偶老大於場屋而嗤鄙之雖余亦疑焉旣公之得疾蚤世以死在其身則為不幸矣而公之二子頴秀叔秀皆童稚秀發絶人逺甚蚤有聲稱於學校間遂相繼以

壯齡登高科棣蕚相輝父子兄弟之名一旦隱然為七閩稱重士之以公而疑天道者始飜然改觀每父兄之詔弟子率以是先馮夏卿之卒以乾道巳丑二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六其葬以辛卯六月十有七日卜兆于懷安縣長壽里苦參山之原葬有日頴秀昆仲屬余為銘詩以為泉壤永永之誌余素有此念方將有所載記輒因夏卿而發焉不厭其詞之黷也夏卿諱延年曾祖晏祖陶父棣並不仕母王氏壽考精強蓋未艾也娶楊

氏淑温慈善克宜其家子二人長顈秀次叔秀孫男一人女二人銘曰

詒謀之永蓄徳之厚韋布一世甘於不偶天實嗇之以昌厥後誦於銘詩須其繁茂

榮國太夫人王氏墓銘

宋皇叔故贈昭慶軍節度使追封豫章侯諱士溉之夫人王氏世開封人五世祖仁贍左右藝祖有功位樞密副使曽祖漢卿故贈右金吾衛大將軍祖公弼供備庫

副使父修内殿崇班夫人崇班次女也初以緦麻親之婦封令人歷永嘉大寧永寧三郡太夫人進封榮國享年七十有八乾道五年三月五日考終于建寧府漕臺官舍豫章先夫人殁二十有八年殯于福州秀峰僧院至是不敢自建寧奉夫人之喪來遂改厝于懐安縣感應鄉清平里靈光寺之原而夫人祔焉實六年三月五日甲寅也男六人長不均幼亡次不敵左朝請郎福建路轉運判官不窩故武翼郎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次不

蹇幼亡次不泯故右承務郎知興化軍仙遊縣次不嗄
從義郎信州兵馬監押女三人伯仲皆蚤世季適周瑑
瑑卒再適右宣義郎吕大琮孫十人善緝善邑忠訓郎
善秉善勱善埏成忠郎善覧善鋂善綽善鑒保義郎一
未賜名孫女十人長適左迪功郎方耒次許嫁左迪功
郎黄景説餘在室曾孫男女四人夫人事親孝既歸豫
章豫章少得風痺疾夫人調護十餘年豫章即世夫人
訓諸子慈諸婦閨門之内熈如也平生儉素婉嫕類皆

足以昭閫範明婦順者乭有日不敢泣告于友人左承議郎充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三山林之竒廼編次而鑱諸石

孺人陳氏墓誌銘

孺人陳氏諱體真字端卿福之長樂人也曽祖沔故不仕祖察故贈右朝請郎父致一故任左朝請郎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塩公事孺人年十九嫁於候官李氏實右承奉郎新知漳州龍溪縣丞潮之室右奉議郎新通

判南安軍事𡌴之仲婦而提刑中奉文安公之孫婦朝議公之曽孫婦也嫁之十一年知丞将挈以之官歸寧母黨得疾于舟中而卒于外氏之館享年三十寔隆興丙戌八月二十有三日也一女應安八歲一男公弼十歲以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先塋之西孺人温柔婉娩裕於婦德其事舅姑順聽而義撫兒女慈愛而嚴處妯娌之間無間言應接内外曲盡情意各得其驩心實令淑也而不幸短命以死可哀也已銘曰

不命之長維德之昌翠峯之麓閟此幽光

拙齋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拙齋文集 卷十九 二十 拾遺 附録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姚培雯

謄録監生臣毛杞

拙齋文集卷十九

宋 林之奇 撰

祭文

祭劉文先生文

嗚呼真儒之學不在多文窮則獨善達斯澤民伊耕莘野呂釣渭濱雖處畎畝業富經綸逮其一旦感會風雲格天鴻業孰與擬倫繄顏氏子陋巷長貧寸功薄效曾莫之聞豈其德業有愧渭莘命也則然何與於人世俗

智淺妄為戚欣達人大觀易地則均嗟嗟先生久居隠淪採芝食菊若將終身短檠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逢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縱遇肯綮庖刃若新天胡不弔忍使邅迍百不一試老死荆榛嗚呼哀哉堂堂開府德髙七閩源深流逺孕此祥麟始學于譙已得其真繼師於劉所養益淳躬行信義洽于鄉鄰萬金之産視若埃塵聞其風者革頑為仁仲元在蜀王通處汾去之千載接其清芬搢紳論薦聘以

蒲輪一語不契故山歸耘出處大節卓然不羣年未六十歲在巳辰山頹梁壞尚何忍云嗚呼哀哉晚學愚陋莫知涯津黄緣行役拜手蕭屯望之肅如即之若春不我鄙夷夜語諄諄違離依戀卒業無因區區問學寄之書鎊尚冀親炙以陶以薰今其已矣徒抱酸辛西望蓬几奠不及親有淚成河注彼蒼旻嗚呼哀哉

祭吳先生文

嗚呼先生胡然長往既不沾尺寸之禄又不獲耆頤之

享謂天高而聽卑應善惡其如響嗟先生罹此禍兮豈斯言之或爽嗚呼哀哉昔我先生幼有令望掇六藝之菁華窮百家之浩蕩發為詞章長風鼓浪指決科於拾芥干青雲而直上何蹭蹬而弗遇徒倚門而骫骳講道石隊横經絳帳藹吾黨之青衿半嘗依於函丈長養成就仕塗接鞅眷麾下之畢俟恨獨遺於李廣不遍手之良藥或得用之為將彼宋人之數奇乃不免於緋絖逌皿一官艱難萬狀廢疾縈之尚期無恙何膏肓之弗救

遽永歸於泉壤嗚呼哀哉慨念生平久親几杖雖朽木之難彫幸高山之景仰痛永訣於終天念後生之安放追餞靈輀失聲相向有淚如傾薦此醇醲

祭陸丈先生文

嗚呼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奚恤乎命之窮通曾子之疾啓予足啓予手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豈以壽夭之數而較其吉凶惟是隱居以求其志行

義以達其道此實顔曾之所造彼世之戚戚然於利害得喪者果何足以窺斯人之胷中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為先生之恨者是皆淺淺之為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於千載之上葢已得夫顔曾之遺風義利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於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其輩之所以恨者惟慨念夫疇昔里閈之從容摳衣函丈之間見元紫芝揖黄叔度則名利鄙吝之心固已頓盡刬又有琢磨切磋

之誨以開其蔽蒙今其已矣又將焉從寡聞孤陋而有疑孰質離羣索居而有病孰攻故臨先生之喪對遺像而酌尊酒則情鍾於此不自覺涕泗而霑臂也

祭胡文先生文

嗚呼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古之君子學未至乎優入聖域而輕用其身以游乎世則於斯二者必流於一偏如冉求之聚斂於魯則汙其皓皓之地如子路之結纓于衛則喪其嶢嶢之天算計見效均於亡羊而其所

失多矣曽不若泗之濱汶之上緼袍養志簞瓢樂内之淵騫惟夫子然後免於斯二者之患故自謂吾乃湼而不緇之白磨而不磷之堅盖夫子之所可及者初不在於泣麟歎鳳戹窮之際惟至於環轍歴聘而一無所貶然後知其決非群弟子得以方駕而比肩惟先生之樂世之知者徒見其守約持正安貧樂道之一節則以為處士之皆爾徵君之舉然盖全家食粥而不肯形乞米之帖終日杜門而未嘗賦貧士之篇食每至於併日突

或幾於無煙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不以攺吾曳縱之樂既成春服雩風沂浴未嘗一動鼓瑟之絃以是為先生之所難者猶曰淺之為丈夫也曽不知先生始末之全德不難於立而難於權惟先生之晚節副真主之詳延操王佐之學以應不世之遇凡直言正論之為時而發者莫非洞明當世之利病深究治道之後先使斯言之或用固可以上焉補衮職之闕下焉使民瘼之痊是豈肯虛縻太倉之粟浪為策府之僊言之未用則奉身

而亟退非吾固欲隱情惜已專美獨善以戀松菊於三徑老風月於一川乃出處之一致匪窮約之獨賢論至於是然後知先生果不負譙居士之學而自得文定公之正傳彼世之管窺蠡測而莫究堅白之全體者徒有見於上下之飛躍其何以察至理之魚鳶嗟歸歟之幾何甫家食之踰年豈惟主眷之未憗抑亦士望之獨專何耕莘釣渭之望已矣而山頹梁壞之恨繼焉曾期頤之莫究遽一疾之弗痊夢斷兩楹之奠光謝少微之躔

葢斯民之不幸而吾道之未泰如可贖兮何惜乎此身之百千嗟乎學如先生行如先生知所以立又知所以權如先生之卒於厄窮以死又孰能究之於冥漠問厥理於大圓顧如某之不肖葢嘗奉諄誨以周旋惟糞墻與朽木每重費於彫鐫匪若瞠乎其後常如瞻之在前屬沉痾之重痼致蹤跡之囬邅雖隅函丈之摳趨尚辱書問之見憐方且致高山之仰俄然嗟逝水之遄痛微言之淪絶懼素志之忘愆聞會葬之有期局官守之縈牽

邀臨風之一奠恍有淚之如泉

祭郭丈文

嗚呼孝子愛日慕之終身惟恐事親之日短不能盡吾父子之仁是以紆朱懷金而憂不如簞食瓢飲而樂衣純以紫而貴不若衣純以青而貧不願乎萬鍾之禄三旌之位惟願堂有黃髮百年之親戲老萊之綵衣瀞石建之帬牏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彼儻来之犆物何足以易此樂之無垠嗟嗟靈之三子恨斯志之不伸殞何怙

之泣於中道纏罔極之痛於千春他日且將發仲由之慨歎欲負米而無因平時求友於三益尚其志節則知靈之有子如此之爲幸而今日寄誠於一奠見於其哀毀亦不覺涕泗之霑巾

祭陳樞密文

子期甫逝伯牙絕絃厥初默契豈其偶然意氣所傾匪假因緣雖始目擊妙意已傳賤子疇昔里巷伏韭公所賞識卓然獨先云此美璞衆方棄捐追之琢之出其純

全聲名一旦徑達宸前遂階試用躐升羣賢道山蓬萊研窮簡篇擢貳宗盟光持使權中外揚歷初終婘憐俾其萬折不替卷卷抱疾里居亦既累年日從公遊綠野平泉望公登庸附翼騰騫晚末幾何一意陶甄胡為信昔川谷遽遷人與琹亡哭對几筵山頹梁壞柱石摧巔一慟之餘此情莫宣不腆殽核列薦豆籩慨想平昔有淚潺湲

祭李和伯文

嗚呼痛哉我兄不起斯疾命乃在天痛之何益我所痛

傷為吾道惜昔者孔門顏其優入退然如愚乃能知十

賜實多才望之弗及縱知其二屢中惟億信知學道必

有其質受和受采莫如甘白質苟不美艱乎為力嗟吾

三人相為羽翼丱角從遊迨于今日三十餘年未嘗相

失草木臭味各有儔匹論其天資莫與兄敵兄之稟性

淵默平直悃愊無華皆其根實璞玉渾金蔑有瑕隙我

則不然偏於氣習或驕而浮或吝而僻各有所蔽相為

蝨賊是以其學進寸退尺瞠若乎後望兄奔軼平居講學不廢朝夕吾儕商論蓬蝨午間出邪正是非毫釐區析兄但恂恂有如木訥而其胷中涇渭自別誰知雷聲存於淵默非但吾儕心所矜式自雖師門亦皆稱述謂其近道成就可必吁嗟末俗巧言如織舌長足短萬人一律議論記問文章學術有一于此夸見顏色孰如我兄所養恬寂備此衆美不矜不伐終日頹然燕坐一室衆理在前渙然氷釋世之所知特其辭筆知兄之深我惟

嘿識惟我與兄心同氣叶豈惟內外手足之戚曰師曰友兄其兼得我實孱弱匹雛弗克任重道遠惟兄之責柰何奇禍起於不測四體愕然嘔而不食喘氣乘之奄然而絶豈謂我兄壽如此嗇覯兄平生湛然寡欲及其旣終亦惟順適子路結纓曾子易簀死而得正志願斯畢在兄無憾我則傷盡如鼎三足遽折其一兩足雖存其何能立兄之云亡衆所共恤知與不知皆爲感激繫吾弟兄情鍾最切相期何如乃成永别自兄抱疾之奇

在側爰從屬纊以至棺襲皆所親視憑尸踊躃樗隅長江徒聞病革中途得訃失聲匍匐入門長慟蓋棺旣訖悼兄則同樗右於邑相對纍然拊膺太息每謂生身海邦窮僻欲求同志久而罕獲今乃失兄愈成孤特年來聚學彼此維縶猶恨旬時相見不容豈謂於兄終天之隔蒼天蒼天奪兄何急哀哉何辜罹此荼毒自今以往心惟日惻握手而游皆兄陳迹挾書而讀皆兄手澤思兄之心觸事而發宛齊之樂安能如昔中夕思之涕泗

交溢吁嗟年來善類困厄前嵗之春支離不禄堂堂紫微其夏繼卒山頹梁壞未忘追憶今兹我兄亦返真宅謂天佑善胡然差忒如彼晨星豈堪殞圻三年之間三為此泣淚盡眼枯了無可覔師友道喪一至斯極恨無百身可為兄贖創鉅痛甚曷日而復靈輀何往荒州幽閒可憐玉樹土中埋沒寓此哀辭莫寫胷臆沃酒柩前忍與兄訣

代舅祭逌仲文

嗚呼疇昔八年之前素秋之孟吾哭送汝兄於西城之西俾從汝祖之佳城今兹孟秋吾復將哭送汝於北城之北寔祔于汝外祖之墳塋汝及兄從二祖游乎汗漫寕復念吾而吾之思汝聲之號者日以乾泪之泣者日以竭殆將滴吾淚於秋露寄吾號於秋聲而今而後永夜沉沉空齋寂寂惟有窓間之檠床頭之枕知吾父子之至情好去吾兒永隔此生汝心純孝胡寕捨吾而去忽使吾涕泗之縱横嗚呼哀哉

又

嗚呼我之五男如手五指隳指之痛痛入骨髓一之謂甚矧復可二胡然二之我痛欲死昔仲尼嘗哭其子於鯉雖哀而慟顏氏謂顏獨賢非鯉也比我心孔疚實甚於彼以賢則顏以親則鯉哭鯉慟顏有淚如洗我初得男爾兄及爾粤自孩提天鍾粹美坐我兩膝咸誦經史日數千言瀾翻不已壽十六七蜚聲閭里人言佳兒必稱二李施及諸弟亦精業履有子如斯云胡不喜意當

聯縈芥拾青紫五桂一椿賓郎可擬並試南宮反後叔季尚期晚成蔚為國器豈料爾兄不禄而逝我痛未忘爾復繼斃人言天道吉㐫以類為善必福惡斯禍至如吾兩兒德性純懿閔無間言曾善養志璞玉渾金初亡瑕纇何辜于天罹此顛躓不假之年俾我遐棄嗟哉彼蒼不仁若是疇昔西征余往汝侍鋒交戰場詞傾峽水期汝如何汝乃不第逮兹東歸税駕方爾團欒父子宴樂兄弟望汝如何汝乃不起汝始得疾實惟旅邸一夕

沉疴倏焉體瘁盤珊入門昔人已改蒲柳未秋豈宜摧毀人固疑之我心獨異使汝不長豈曰天理汝蚤聞道壽夭一致豈不見幾恐傷予意力疾對醫漫云可治瞑目長眠溘然蟬蜕天實誤予使予不智不就汝訣永隔寤寐冥心之言嗟猶在耳爾實何憾我哀莫弛我偕汝母劬勞半世婚嫁甫終未凋髮薙謂此餘生優游卒歲含飴弄孫亦復何事汝兄之殂始積憂患兒吾擇婦女吾命配幾如是爲而不凋弊搔首臨鏡班白多矣望汝

寛予汝反至此二女一男復為吾累人生幾何堪此顛
頓人謂我哭已傷兩指盍師延陵三號而止我痛在心
心狂欲潰哭尚可堪不哭尤憊吾寡交游杜門養晦惟
汝及兄從吾論議伯塤仲箎相繼亹亹以斯自樂不慕
榮貴自失汝兄尚惟汝恃汝不吾留亦隨隙駟使我索
居自言孰謂已而已而失我良嗣白日清宵悠悠昌濟
我哭號天爾母頓地爾寂不聞九泉永閟女嫁女歸兒
遠兒在獨汝見時河清莫俟我老無悰来日能幾寂寞

此生有恨不置消日成服薦此薄酹兒舉此觴并飲吾淚

祭适仲文

嗚呼我生終鮮子然一身豈無兄弟四海三人幼共嬉戲長同屈伸雖隔表裏情逾所親嗟我少孤焉依叔舅舅氏吾師伯仲吾友兩驥絶塵千里馳驟我實駑材瞠若乎後伯仲未冠舅為世知懦無立志知我者誰自暴自棄下流實歸不有伯仲疇覺其非每從紛華此心外騖

及見二難釋然悔悟漸漬薰陶遂同志趣非曰能之伯仲之故伯也德宇如元紫芝仲無間然叔度之陂夏雨雨我春風動之去我三日鄙吝已滋六日不來我心匪樂我不見兮折簡我約書既同讀文亦偕作商確古今曾無適莫緊伯之學春秋實通惟仲與我詩書是攻各尋蹊徑一西一東如適京邑厥歸則同歡樂幾何禍機倚伏伯既已矣仲復就木龜兮何之俾我窮獨嗟嗟蒼天如何不淑嗚呼哀哉肄業績文伯仲獨優南宮桂籍宜冠英

游賢書數上猿臂不俟如我淺陋反玷簡蒐謹行全生
我亦尤劣濯濯牛羊幾無萌櫱一暴十寒尚兹存活仁
如伯仲乃遭天閼自伯不禄巳隨逝波我及仲存更於
琢磨並從師範歸養天龢計我所得孰與仲多仲既聞
道百慮一貫每臨利害履道坦坦俄得俄失若修若短
於透仲觀曽何足算伯也疾革我心彅陶源源往問膏
肓奈何浩歎仲心死輕鴻毛談笑謂我空走一遭死既
本空生亦誰是萬化去來初無終始我復何為情鍾不

已正惟仲沒莫與進此藏焉修焉入誰與娛息焉游焉出誰與俱自今以往離群索居伐木道喪鶺鴒影踈慨念平生那忍細說子敬琴亡伯牙絃絶丹旐風悠薤歌聲噎路隔幽明忍與仲訣嗚呼哀哉

祭林德脩

嗚呼三世為醫禮經所貴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讀之者執一而未通乃妄論夫將之與醫如函矢巫匠之異我嘗以意逆志而觀之然後知此二書者實互言而相備

醫非盧扁則雖累葉以奚補將如伊吕則縱百傳而何畏顧其用心之仁與不仁又烏可於其擇術之間遂立一定之議果醫之不必是而將之不必非固未足以少三世之為吏嗟柱後惠文之習世固薄之謂其可操者類皆不仁之器信斯言也則刀筆筐篋蓋頃刻之不可親而況於自祖及孫緜緜而相繼然而若于公者獨非吏哉髙大其門閭以徯髙車駟馬之来豈不仁而能若是觀公之能以質直平反世其家我固已逆知其有隆

而無替雖不及期頤之年安知其非嗇取其報於天以昌其苗裔出餞靈輀欽陳薄醑侑以菲辭見公素志他日公之諸子必將赫然以儒學而興尚可以信斯言於來世嗚呼哀哉

祈風文

維洪範之庶徵姽時風於聖功此大而化之之事自雨暘寒燠之可同故凡大塊之噫氣悉由造化之密庸然彼化工之不宰必以山川之神司其闔闢而職是變

通古之明神血食斯民而立能事於此者則有旦暮常
便樵采於若耶之徑南北分送客舟於洞庭之中彼逆
其所順而強其所劣尚能丕顯於靈蹤矧曰用天之時
因地之利而得其勢之所順宜其有禱而必應有欲而
必從緊靈祠之奠食烱正直而睿聰来蟻慕之不絕信
響應之無窮茲良月之初吉肅嚴霜於孟冬屬鑾高之
遄往與朔颷而適逢乃蕆儀於常禮延飛御乎梵宮望
軸轤之善濟致泉貸之屢豈瞻雲海之浩渺假一息之

蓬蓬

又

象葢南龜遠出島舶以舟為趾重譯罔隔沙阜石幢澁如芒刃以風為翼萬里一瞬勃勃蓬蓬怒號瀛海以神為墟立談而改羽葢雲車邈然浩蕩以禮為介厥應如響惟風必期歲有常信今雖襲禮匪常之徇吏之守職兩年為期官滿則去位難出思神所廟食與天地通民享利澤厥望不窮其也終更行且還里席神芘箖日既

久矣神之歆否願以風卜商舶之行亦某之福桂酒椒漿為舶預請指望飈南留神引領

祈風舶司祭文

夫祭有祈焉有報焉祈也者所以先神而致其禱報也者所以後神而荅其賜祈不可以為報而報不可以為祈自古然也而舶事之歲舉事祀典于神則異乎是於夏之祈有冬之報於冬之祈有夏之報風之舒慘每以時應則祠之踈數必以時舉如循環之不窮禮雖不腆

在神宜歆之

辭宣聖祭文

其繆承人之乘傳於此亦既再期去官有日用展告于廟庭竊惟夫子之設科有德行焉有言語焉有政事焉有文學焉而於政事之一科又有達焉有果焉有藝焉蓋如是其廣大不窮也某之不學無術面墻蒙蔽於是四者之一一者之三初無有也而冐竊為政以學焉知政體之一科之末易能識聖門集成之不可及高堅所慕

鑽仰尤勞菲然蘋薦惟先聖實臨顧之

辭廟文

民保於吏吏保於神其惠一也民不忍於吏之去吏亦不忍違明神而去其情亦一也某昔者莅官之始徼神之意以冀終更之無吏責無官謗無民訛神實許之矣今幸終更而卒逭此三者之咎微神之賜殆不及此雖實不忍遠乎神保詎可無殽核之報以攄其情乎禮則不腆神其歆之

拙齋文集卷十九

拙齋文集卷二十

宋 林之奇 撰

雜著

醫說贈孫楚士

方書為醫者設醫為病者設未嘗治之不可謂書無是疾未嘗求之不可謂世無是醫余嘗怪世之醫者學有所不足則求備於方書之所不載曰師之所未嘗言也又嘗怪世之病者識有所不廣則厚誣於舉世之無良

醫曰是必不可治之疾也使醫師果有所未嘗言則方書為可焚矣使世果有必不可治之疾則醫科為可廢矣若是者舉未之思也余頃歲得痿痺之疾殊殆始焉瞑眩如沉醉者累日既迺左支攣若不隨運掉步武蹥僅能不僵仆而握之力不勝匹鶵舉履之官雖存而實廢矣時在都下國醫之所萃也余則延請亡虛日使各誦其方書而試以其藥投之凡閱十餘醫人人言殊或曰此風也或曰此濕也寒也或曰此風寒濕之參也

余起居之素不謹晞風露寢疆槧未嘗之懼雖不敢以其言為必不然亦未敢遂以為必也姑使各以其伎試之投藥如注豎灼艾如兆龜凡歷數月醫之伎止是矣而余之病固自若也得請負丞于大宗而揭來紹興居其謁醫藥問方書如在都下時而加詳審焉亦閱數醫其說又舉不出乎風寒濕之三者余始惛然莫知所適從則使各獻其伎而嘗試其藥更歷數月越醫之技又止是矣而余之病亦自如也末廼遇戚敏孫公之曾孫

鄰幾其名而字楚士者深於醫者也邂逅余於溫國司馬端行同寮之室問余之疾狀而得余證於顏面之間以諗韓國富子立曰噫固非得於風寒濕者也是故在吾書中而諸醫偶未之察耳人之血氣如天道之旋斡蓋一日而一周焉久於端坐而不時運轉則榮衛凝滯而不得騁手足扞格而不為用則此疾之所由來也故楚士之為余處方用藥則舉異乎族醫之見前日所用剽悍峻亟之劑一切屏除而顧以疏道烝血流通經絡

者先焉余始易其説久而益信之樂從之蓋旬有五日而病良已居無何而起居飲食之狀浸復其舊矣余然後始信夫方書之果無不載而世果無必不可治之疾也思所以發明張大乎楚士之醫以表於世而余之文又不足以為楚士之重然余之文則陋矣楚士之説誠有所不可廢於醫者庶幾余之不腆之文以楚士之説而傳乎余嘗觀司馬子長為倉公淳于意列傳載意之治病其所療之人所診之脉所用之藥所告之期纖悉

備具凡列數十條其於記述詳矣至宋景文新唐書方伎傳所稱道孫真人思邈之為醫則於如是者舉皆略之獨著其言之可以埀世立教者而已夫豈真人之醫其十全之效果不如倉公之於醫伎也十全之效在伎為足尚故每謹書之真人之於醫則伎而進乎道者也進乎道則伎固不足言矣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

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隂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之熱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羸彗孛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涌其瘤贅山崩土陷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之川瀆竭涸其燋槁高毉導以藥石教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凡此皆真人之垂世立教可傳於不朽又在乎千金方數百卷之外者也以是列在史傳為

世模範足矣一疾之頓瘉一藥之偶中世有方書足以槪見又何必一二而傳之哉今楚士之醫蓋於真人之書有所深造自得而左右逢其原者其論余之疾又與真人疇昔之論若合符契余愛之重之雖不泛觀其所以愈他人之疾者而獨信其能起余之疾不慼于素凾并叙其所論之合乎真人者以見楚士之學其所能者匪直於余而驗也嘗鼎一臠吉可知矣楚士勉之推真人之餘論達之於國是則威敏之為也已楚士其勉之

王子由字說

克己復禮為仁是己也不可有有己賊於道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己也不可無無己遠於道一有一亡於道其庶幾乎顏氏子嘗進於是矣泰谿王君宗己晞顏徒也故字之曰子由有疑子之名而問焉者曰堯舜舍己顏氏克己而且宗之奈何子其以余之說而曉之曰是非吾所謂己也吾有宗己者存雖然二之中不可不精選也一毫髮私心介乎其中殆將喪乎其所可宗者

而得乎其所不可宗者則當有執子之名而貶子引子之字而議予者矣子盍謹之

石幾仲説

易曰介于石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是二義毋乃並行而相悖乎曰皆是也惟其匪石之不可轉是所以介于石也古之善用兵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當其如處女之時是其介也雖有百萬之敵吾介然而不動矣然茍一於介然不動則見可而莫之

進知難而莫之避或至於失事之幾矣故良將於此有所謂如脫兎而敵不及拒者存焉乃匪石之不可轉者也在易固已言之矣雖曰介如石焉然必繼之以不終日貞吉而夫子釋之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介者所以體常幾者所以盡變非介無以立非幾無以行二者闕一不可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君子之守其身無所不用其介也然非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以行或將執一而無權則愎而不遜重違一世之人而果於自矜其私知

遂至以其學術禍天下後世者有之矣會稽石君庭堅問字於余余字之曰幾仲又為是說以告之庶其兩全於詩易義而不為無幾之介斯可矣

讀世說

林某論曰晉之清談梁之空滅皆其國之所以亡者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者此之謂也然則曷若而可乎曰嘗聞本朝承平之日有出使而外域問吾中國之所尚者其人應之曰崇儒昔荊揚之區有田數畝其一皆荊

榛鹵莽之叢久無種植矣其一或曰此良田也宜以種稻歲且大入主人從而耰之畆入千鍾焉荆棘鹵莽則晉之清談梁之空滅也良田之種稻則吾宋之宗儒也大哉儒術是誠百王之丕矩萬世之通範也為國而不以儒術能不為亂階乎能不蹈晉梁之覆轍乎時乾道壬辰秋八月晦讀世說篇終書此以還歸于運使宗丞陳丈之書室

書廉吏傳

周官小宰以六計獘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葢吏治以能廉為本廉立而衆美從之有不期然者一不足於廉雖有他美莫贖已此廉吏傳之所由作也同安宰王君瀆欲世之為吏者家藏此書人挾此術迺𡨋板本於其邑以廣其傳是則王君之慕廉吏既為可嘉而同安之得廉吏亦為可賀也余固喜之為識其卷末隆興元年四月五日晉安林某書

跋高公題李憲遺事傳

甥林某於乾道壬辰秋八月十二日己酉讀高公遺事所載慨然太息而言曰今有人寄物於鄰明日取之其償與否特未可必也何則在他人者誠不可必必其不可必是豈可以常理期邪而余之舅氏不然力耕數耘負謗厄窮以待難知之天道於數十年之後無一毫怨尤意今其子孫詵詵然彬彬然殆將亨而奮矣後之太史氏有攷靖康之闕遺於金匱石室之藏欲求其實而

不可得殆有攷於斯言

跋蘇黃留題

右蘇黃留題石室圖以一時造次登覽之勝為千古不朽丹青之傳蓋其所以照映縑素凜凜常有生氣者初不在於文字之工翰墨之勝也

題雪峯如藏主水月圖

千江有月一一同一月普現千江影謂一為月影非實影既非實月何有是一即千千即一水月究竟無實相

隨見有月月在水亦無究竟非實者譬如觀音妙色身對物而見千臂眼於是千臂千眼中何者為正何獨非菩薩一體作一用千體同是無剩法此水此月亦復然照用齊行一無欠俯不見月仰亦無千月闕一固不可上人此庵聰缾錫終日宴坐常湛然散一為千彌六虛攝千歸一不盈寸我知上人環堵中能廣能狹能方圓空諸所有何必然作是見者名邪見

題司馬季思所藏温公賓次咨目後

衛武公以德名之重爵位之尊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溫公此紙實衛公之意也江海之浸膏澤之潤其所及者遠矣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此詩人美武公之作而大學之書賛之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某於溫公亦云

題王主管所藏了翁與洪覺範書後

了翁儒而墨其究也兩得之覺範墨而儒其究也兩失之詳味此書然後知了翁擇術之素審見善之獨明而其為覺範謀也亦忠矣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謂道不同果不相為謀者吾不信也

請證果長老疏

不是心不是佛切忌作意解商量恁麼物恁麼来總是被情見滲漏逢竿木便應作戲這啐啄須要同時將心

思惟當面蹉過脩公長老禪機夙契戒行薰成團欒圖上合掌和南華藏境中彈指證入聞說石門路險曾於箇裏尺水成波假饒師子峰高也須容我把茅蓋頂庵居久矣囊粟罄然退位菩薩可憐生無心道人祇這是雖不於名聞利養作想然無柰時節因緣到來願為振錫之行更作齇毬之夢無證而却有證眹兆歷然不來而寔能來果位應爾千山不隔師子吼正想像於嚬呻一漚總是海潮心便全提於浩蕩高超佛地仰祝堯天

天寧開堂疏

分付第一義還他師子嚬呻瞻仰不二門且看香象蹴踏逢場作戲一鳴驚人某人行解參同機緣純熟家有定光古佛卻卻白衣親逢彌勒分身解開布袋夙分半座允屬正傳好持東野之鉗槌來釣螺江之風月法轉食轉從教衲子鼻孔撩天橋流水流莫使行人脚根點地若衆生未到彼岸在當仁豈遜於師願舉最上乘仰祝聖人壽

為林序齊幹山人教化祠部疏

論得五行根基先須識取元辰本命仰它七寶布施不如自有粥盌飯盂咄這窮措大生涯慣試淡鹽虀滋味曾是諸生都養有些之乎者也因緣欲作國清飯頭未免我人衆生見解拈花之機未契剗草之夢到來那能依得闕下家風終須去作佛家弟子袖中拈出雖然命在櫝那筆端活計見成且免口掛他人木杓願無戲論就此良緣

桒溪造橋疏

水潦過度俄頃為龍而為蛇橋梁成功終日度驢而度馬我此桒溪橋路舊通師子峰頭行人由之而不知居者恃此以無恐晴乾尚可那堪有雨淋頭平地相逢便乃無風起浪咫尺萬里一壺千金碍塞殺人流通有待欲營趙州略彴為日久矣未曾遇箇没量大人每念臺山驀直何時復然須至徧干信心擅越必不錯舉但見辦心直下現前急須着眼幸甚

鬱林院無量壽閣疏

有為法如夢幻泡露電世間孰是堅牢無量壽號阿彌陁如來刼數最為長久祇這彭殤平等可知一念萬年於刹那間歷恒沙劫我此旃檀寶像便是西方化身未有上棟下宇莊嚴以現水鳥樹林世界心不動境亦不動歷歷分明施無窮福亦無窮種種成辦有大檀越脩奢摩他來結香火之勝縁深種人天之善報

天寧行者化度牒疏

出得世網始是出家剗却意根方堪剗草欠箇護身符子忙殺無位真人願開大檀門共出一隻手捐汝阿堵物成我奢摩他不違時節因緣便是慈悲喜捨

永福瑞芝圖跋尾

集英殿進士舉首蕭君之未第也識記開其先瑞華貳其期而後美名廣譽從之實偉異傑特之觀也邑人神之垂諸繪事而鑱記其下其大意引漢菑川侯公孫丞相之得時遇合者為況蓋善喻也蕭君辭焉曰擬人必

於其倫爾何曾比予於是余聞其語而壯之曰是乃所以為永邑瑞也異華果何足道哉余觀世之擅大名擢高第其始也莫不夙識吉幾先焉未有偶然而至無因而前者或者見其事之誠異也則以為天相我矣公侯將相之位可垂手而得拾芥而取也既引天以自神繇是學問廢於身職業曠於位功名損於朝而人事浸以不脩焉者其勢則然也故其人每以十年鳳池四入黃扉自期而僅能至於姚暄梁固之所底止者世多有之

矣菑川侯之在選舉科第中號為安富尊榮之極者也
今國人稱願然曰蕭君他日致身亦應若是其頌禱之
勤隱括之審亦云至矣蕭君之於是言也不惟愀然止
懭然疑漠然而不受也方且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然
則蕭君志趣之所詣固未易量其德業之在躬殆將雲
升川增日進而不已也余於是事愛之重之且樂為邑
之人嗣書之更評之于以見所以為永邑瑞者果不在
彼而在此也

拙齋文集卷二十

拙齋文集　　宋　林之奇　撰

拾遺

與曾裘父書

某頓首再拜裘父秘校友兄自昔講聞德名者非一日鄉風懷想未償定交之願良以為慊不自意故歲廼有夤緣解后于此一見莫逆真畏友也然是時某出入禮闈衮衮者久之凡一再與左右言者初非要言而所欲

求切磋麗澤之益於君子者曾未之嘗言也巳復遽成千里之别令相望遠甚僻居左便欲數通問且不能而况謦欬於側乎始悔當日之不從容然無及矣别後凡兩辱教墨所以見與每來益勤而相期者不薄雖玩味感歎不能忘顧缺然報章唯此之故爾邇辰風日晏溫恭惟里閈燕中進德修業尊候起居萬福其冊府空餐閱歲餘曾未有毫髮補報若俛仰愧怍則有之矣提舉范丈頃以名節還朝得外補而去蓋嘗與其謀欲親炙

左右而病其爲淩右史所先令襄陽田逺其不能偕范
丈之志伸矣江西一方利病左右講之既熟想當一一
爲賢使者言之斯民陰受其賜庸可既乎吕逢吉居廣
信大病曩但聞其不能履地令復難於作字毎書來率
非其手書勢當浸劇郡將雅不相知毎勸其往居臨川
輒重遷未能遽動念之深矣而未有以為地者奈何政
患通問之無從偶此逢便亟行殊喜輒布悃愊然心之
精微宣逺紙所能宣達惟與為道慎重時以忠告善道

鞭此不逮不宣

某頓首拜啟裘父祕校友兄别後蒙不鄙貺書存問者再甫得一布竿牘為謝其為報施之義巳非稱矣兹蒙嗣音所以眷予相期待者益勤然此所遺者雖一書猶未達也某為非人矣念此深愧是書所附甚的蓋撫州張司法名鼎將欲求薦於直閣范丈而因同舍葉吏部伯益以求某為容故二書為無益往令范丈之書則既達聽矣而獨浮沉其一此殆不可曉豈以是書為無益於

薦達故易之邪張掾實在臨川可覆也具之書不至而在裘父不以是疎此意奚可忘哉即日秋高猶有殘暑共惟杜門里閈樂全志得尊體日以超勝具之識裘父晚矣而故嵗之與裘父接復太忽忽今良悔之故前書浩歎於此元禮之一再見遂東亦若裘父也人生會合良難欲亡悔寡矣今二君子俱為臨川居而且從范丈遊麗澤之益想當無時或曠日月逝矣嵗不我與如具之見義無勇正惟疇昔因仍悒日淺於師友淵源之所

致故樂以是告願同勉力於斯且時有以鞭其後幸甚亟遣報章所以謝前日不敏之故且幸其萬一之可蹤迹相尋也相望千里惟冀為斯文護重不宣

揚子講義序

著書立言古人之所難也自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百家諸子各以其所見而著書出則汗牛馬居則充棟宇然皆雜家者流非吾儒之正道得吾道之傳者惟四人焉孟軻醇乎醇在所不必論自孟子而下

則有荀卿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此皆學者之尊敬以為仁義禮樂之主也故荀卿之書則謂之荀子揚子雲之書則謂之法言王仲淹之書則謂之文中子而韓退之之原道亦學者之所推尊焉夫自孔孟而後以迄于五代數千年間賢人君子不為不多而得吾道之傳者惟此四人固不容輕議矣然荀子出而譏孟子子思固自以為得吾道之傳矣至其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則不及孟子遠矣揚子出而譏荀卿同門異戶而自比於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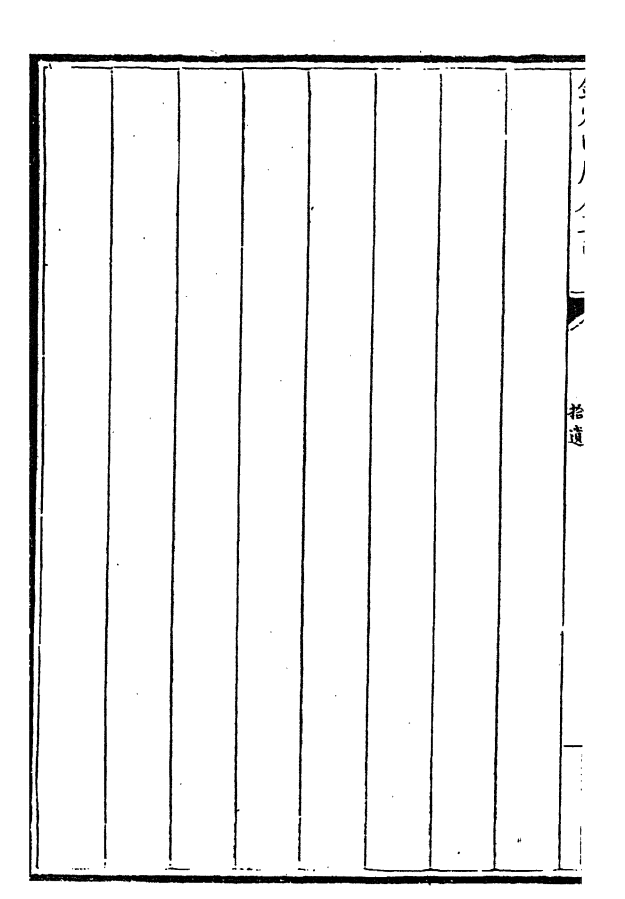
子然其言性則為善惡混亦不無可議論處至韓退之則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其原道之篇所謂道與德為虛位仁與義為定名亦大醇而小疵矣大抵孔子之後欲如孟子著書無一可議者蓋難乎其為人則荀揚韓退之之徒亦不可多得不可以求之太深也友人方德順問龜山先生曰人君有得致之位有可致之資其所為固甚易何不做取堯舜縱堯舜不可及漢文太宗亦易為之何不做取文帝太宗龜山先生曰老兄儒者

何不做取孔孟縱孔孟聖德髙風何不做取荀楊韓退之大抵學者惟知論古人之是非而不知在我者有所未至處也雖然前賢之書固不可輕議然以孔孟之道而較之則不無可疑處若司馬温公則但説揚子是十三篇中有不可解者但闕之至謂使揚為莊言斯拒矣莊為揚言斯與之矣則温公不敢論揚子之非也而東坡先生則又但譏其非故謂揚子雲好為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説然子雲所謂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

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竊意東坡道不得然則一如司馬温公則待之太重一如東坡則待之太輕之竒今為諸公論此書於其可以為天下後世之法則者尊之重之固多矣至其於理未安者則引六經孔孟之文以辨之不敢以私意斷也杜甫詩有曰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横後来點檢流傳賦不覺前賢笑後生之竒今議論子雲之是非若使子雲復生當笑倒之竒也大抵諸公於子雲之精義處當

沉浸醲郁以求其深造自得之學若乃議論其是非此

乃之奇口過薄德也



拙齋文集

附録

行實

先生姓林氏名之竒字少頴係官人世以儒學聞朝議公忻取李氏得先生以大其家聲先生幼聰俊不凡與外兄李和伯迂仲如親手足常稱伯也德宇如元紫芝仲無間然叔度之陂日夕相從惟道藝是講是究名肄

業之所曰允齋晨興誦讀經史各以所見結衣帶而識之逮暮相與參訂是否而書之謂之允齋録西垣呂公入閩公聞其以道學名世乃與二李往候之一見之頃遂定師生之分呂亦欣然進而語之以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慶歷元祐諸賢之本末且欲以廣大為心陋專門之蒙昧以踐履為實刋繁文之支離致嚴乎辭受出處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欲其毫髮不差先生之學自是日以光明紹興丙辰以賢書將試南宮西

垣公餞以詩曰我為福唐遊破屋占城市城中幾萬戶
所識一林子蓊然衆木中見此真杞梓先生見重於西
垣公如此及先生西上日夕以膝下温凊為念行至北
津驛慨然作詩有耿耿一寸心不能去庭闈之句遂改
轅以歸先生愛親之心重於利禄非學識過人疇克爾
先生聲名由此益重士類歸仰如水赴壑其知向正學
宗正論皆先生指蹤之力呂紫微猶子倉部公蒞憲幕
時呂成公未冠以子職侍行聞先生得西垣之傳乃從

先生遊先生嘗語諸生以為若年寖長矣宜以古文洗
濯胷次掃其煤塵則晶明日生成公受教作文主以古
意而潤色之先生每讀必擊節賞嘆知其遠且大紹興
已巳先生奏名春官注長汀尉未上鄉樞陳公誠之薦
試館職除正字鄉樞薨先生哭之曰聲名一旦徑達宸
前遂階試用躐升羣賢亦知已之恩不忘也再除校書
郎修神宗寳訓改京秩以三劄入見首言堯舜執中不
離仁義次言宜革文弊歸於忠實又其次言毋尚莊老

之學高宗玉音曰卿得事君之體高宗御製損齋記先
生因奏三說謂損思以益德損用以益本損華以益實
聞者是之又言王氏三經大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
清談之罪深於桀紂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
何之責在孔孟書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金
人自秦檜講和二十年或傳敵欲南侵徙汴先生作書
抵當路以為久和畏戰人情之常故必以和為重敵知
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

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以戰而和其權在我章聖澶淵之役與契丹約和中國終無北顧之憂者用此道也又曰戰之所須者不一而人才為先符堅以百萬臨淮晉兵止於八千謝石為大都督謝幼度為前軍都督謝琰桓伊皆領衆而前衆寡不敵而校其人才則幼度足以吞苻堅姚萇故堅望晉軍曰是亦勍敵何謂之弱然則人才其可後乎又曰人才有三一曰文采華麗二曰持身謹密三曰沈實有用由前二者言

之平居無事羽儀朝廷足矣一旦緩急往往如賈誼所謂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非可與共患難也欲求可與共患難者必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然後可也陳福公參賛戎幕先生嘗以書論進取以為自巴蜀以臨中原此不可易之常勢桓温劉裕嘗欲浮江絶淮下梁宋舉齊趙平燕絶塞徑造北廷非不可以邀功抑形不便勢不利雖淝水赤壁之役其勢可長驅而前而卒不能有中原寸土者不由進取之常勢

故也今王師小勝不足喜大計不可失當假以歲月先固吾圉使不可犯然後由進取之常勢而圖之庶乎其可耳福公深然之先生在館三年搢紳浩然歸重行且柄用倏以末疾告朝廷惜其去除貳宗正司俾就醫於會稽既而疾向平先生丐歸閩遂除泉舶及抵官益究心厥職居亡何力丐祠命贊本路帥幕適越忠定王史公鎮閩與先生道舊欵曲加敬有以私囑先生爲入言者先生拒之力而求不已乃陽諾之暨歸以為問則曰

吾忘之他日又云則曰吾忘之如是者數四竟不之言其胷中不撓於私如此初先生在館時與于湖張紫微厚善先生別後張紫微未嘗不言及之先生門人江清卿自張所告歸張贈之詩以為吾友林少穎讀書不計屋又云此君抱高節雪柏照霜竹造物乃兒戲卧病在空谷觀張之詩無一字溢美亦可謂大賢矣先生家居弟之部之子子冲能嗣先生之學士子會者坌集先生時乘竹輿至羣居之所諸生列左右致敬先生有喜色

或命諸生講論孟是則首肯而笑否即令再講或令誦先生所編觀瀾集而聽之倦則啜茗歸卧率以為常未幾先生病革不浹日而逝四方賢士大夫聞者悲愴呂成公在官所走介致奠侑之以文凡數百言且曰某未冠綴弟子之列期待之厚獨出千百人之右顧譾薄何以得此實惟我西垣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湔祓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齒髮日衰業不加進大懼先生之功力為虛施每覥然慙愓然恐又曰惟當與二三子尊所

聞行所知使先生之志猶有攷也成公於先生可謂敬之至而不敢忽感之至而不能忘師生之義宜如是乎先生一子縝以遺澤尉建陽未上而卒二孫亦知學猶子子沖字通卿登科初任南豐簿次丞將邑子耕叟行藝不愧前修諸生避席常數百人君子是以知拙齋餘澤之不泯先生所著不一如書說周禮說論孟揚子講義通鑑論斷炎齋録世已傳誦先生遺文二十餘卷子沖之所裒集及場遊録道山記聞藏於子沖之家世未

之見嘉定五年郡博潘自牧諸父嘗從吕成公遊知成公之學原於拙齋乃請于郡而祠之於學耕叟實奉祠焉拙齋先生之所自號天下之士唯曰三山先生云